

永樂大典

卷一萬二百八十
六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

子 道家子書五

列子漢志列子八篇石園冠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園
冠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樵通志列子八卷鄭樵公時隨者列禦
寇唐加冲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孫騫注八卷 盧仲
光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統畧一卷 指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
義一卷上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石園冠先莊子 隋志八卷晉張湛
注 天瑞王從符傳二十篇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 劉向列子書 永始三年
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揚子書 天寶初號冲虛真經 景
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 徽宗御製解 王曉
列子旨歸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
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讐太常書三
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叅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
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老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畫為連以

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

賢為形如此者及在新書有殘校讐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
列子者鄭人也與鄭樵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
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務
王湯問二篇迂誕佞諂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求命揚子之屬
唯貴放逸二義非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
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書
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
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
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樵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
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
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備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復存者
八篇合而成部石新書焉且多寓言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歲
滅為驗神鬼以疑寂常念以養物自養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
一域窮達無假智乃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
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者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
也故太史公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奉旨得為冲虛真人其言改題

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初加至德二字。號曰冲虛至德真經。林希逸序曰。列子鄭人。列姓也。禦寇名也。莊子多稱其人。必有道者也。其鄭儒公同時。儒公殺其相子陽。去春秋獲麟之歲。庚申五十平矣。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。列子不受。俄而子陽見殺。則以時計之。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蓋子之先。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。以自神其說。然大史公為老莊立傳。猶及老萊。開尹庚。采楚諸人。而獨不及列子。亦不言其有比書。班固所志藝文諸卷。雖有八篇之目。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。云其祖得於仲宣。輔嗣之客。永嘉之亂。既失而幸全。則其書亦散軼久矣。卷首校讐數語。其果出於劉向否也。其曰與鄭繆公同時。必繆字傳寫之誤。而鄭溪西辭書會紀。吳氏讀書記。並因之。又以繆為穆。此皆未深考者。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。若其書果出景帝時。大史公因何未見。果見之。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。今觀其書首尾二篇。以天瑞說符名之。其他六篇。則擬首章二字而已。又篇中文字。或精或粗。殊不類一手。其曰穆王湯問。夫之迂誕。力命楊子。義亦乖背。必非一家之言。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。實當此書之病。洪景廬謂列子勝莊子。則失之矣。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。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。愚意此書必為晚出。或者因其散軼不完。故雜出已意。且撰做莊子以附

益之。然其真偽之公。瞭如玉石。亦所不可亂也。為總意林列子八卷。天有所短。地有所長。聖有所答。物有所通。思士不妻而感。思女不夫而孕。鬼者歸也。歸其真宅。真宅。天虛也。貧者士之常。死者民之終。醉者墜車。雖疾不死。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。禽獸之智。亦有與人同者。牝牡相偶。母子相親。避平依陰。遠寒就溫。居則有群。行則有列。飲則有攜。食則鳴俛。宋人養猿。號曰狙。欲與狙爭。先誑之曰。朝三而暮四。衆狙皆怒。又許朝四而暮三。而衆狙皆喜。聖人以智籠群愚。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。覺有八徵。夢有六候。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。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燭炳。飽夢與。饑夢取。積帶而寢。則夢蛇鳥。衝髮則夢飛。天將陰則夢火。身將疾則夢食。飲酒者憂。歌舞者哭。晝想夜夢。神形所遇。陳大夫云。吾國有亢倉子。能以耳觀視。而目聽。曾侯聞之大驚。以上鄉禮致之。亢倉子曰。臣體合於神。心合於無。類曰。能仁而不能反。賜能辯而不能訥。由能勇而不能怯。師能莊而不能罔。原四子之有以易仲尼。仲尼不許也。目將眇者。先睹秋毫。鼻將窒者。先覺焦朽。故物不至則不反。冥靈以五百歲為春。五百歲為秋。荆南上古有大椿。以八千歲為春。八千歲為秋。菌芝生於朝。死於晦。蠓蚋因雨而生。見陽則死。越東有報休國。生長子則食之。謂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之且弟。輒休國其大父死。則負其大母棄之。謂之鬼餘。孔子東遊。兩小兒辯問其故。一兒曰。我以日始出去人近。日中時去人遠。一兒云。日初出遠。日中時近。一兒曰。日出初大如車輪。及日中。纔如盤盂。豈不為近。則大遠。則小者乎。一兒曰。日初出蒼蒼涼涼。至日中有若探湯。豈不為近。而熱。遠而涼者乎。孔子不能決。小兒曰。誰謂汝多智乎。楊朱曰。人得百年之壽者。十中無一。疾病哀苦。居其半矣。慎耳目之觀聽。規死後之餘榮。夫當年之樂。不肆意於一時。何異乎螺楮也。勸能使逸。寒能使渴。晏子曰。吾一死之後。豈聞我耶。楚之亦可。沉之亦可。瘞之亦可。露之亦可。棄之溝壑。亦可。納諸石槨。亦可。唯所遇耳。人不婚宦。情欲失半。人不衣食。君臣道息。楊朱曰。生民之不得休息。為四事。故一為壽。二為名。三為位。四為貨。有此四者。畏鬼。畏人。畏威。畏刑。此謂之適人也。出不由門。行不從徑也。以是求利。不亦難乎。晉文公欲伐衛。公子鉞笑之。問其故。對曰。臣笑臣隣人也。有人送妻歸家。道見桑婦。悅而與之言。顧視其妻。已有人招之。公子引師還。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。孔子曰。力能舉國門之闢。而不肯以力聞。狐丘大夫謂孫叔敖曰。人有三怨。子知之乎。爵高者人妬之。官大者主惡之。祿厚者人怨之。孫叔敖曰。吾爵益高。吾志益下。吾官益大。

永樂大典卷一〇二八六

三

吾志益下。吾祿益厚。吾施益溥。可以免于。楊子隣人亡一羊。相率追之。歧路之中。復有歧矣。曰。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學者以多方喪生。本一末異也。人有亡鈇者。意隣子盜之。視隣子行步顏色。皆將竊也。俄而相其谷。得鈇。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。齊人有欲得金者。清旦衣冠往市。適見貨金者。因攫奪而去。吏捕問之。對曰。取金之時。不見人。但見金也。黃氏日抄。列子才穎逸。而性沖澹。生亂離。而思寂寞。然察造化消息之運。於是乎輕死生。輕視人。何死生之半。於是乎遺世事。其靜退似老聃。而實不為老聃。老聃用陰術。而列子無之。其誕謔似莊周。而亦不為莊周。莊周侮前聖。而列子無之。不過愛身自利。其學全類楊朱。故其書有楊朱篇。凡楊朱之言。論備焉。而張湛序其書。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。余按列子鄭人。而班馬不以預列傳。其書八篇。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。實則與牛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。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。殆未可知。今考辭旨所及。疑於佛氏者。凡二章。其一謂周穆王時。西域有化人來。殆於指佛。然是時佛猶未生。而所謂騰而上。中天化人之官者。乃稱神遊。踰於說夢。本非指佛也。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。孔子歷舉三皇五帝。非聖。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。殆亦指佛。然孔子決不點三五聖人。而顧泛指西方為聖。且謂西方

不化自行。湯湯無能名。蓋寓言華胥國之類。絕與寂滅者不侔。亦非指佛也。使此言果出於列子。不過寓言。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華命。使此言不出於列子。則晉人好佛。因列子多誕。始寄影其間。冀為佛氏張本爾。何相參之有哉。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。列子預言西域。其說尤更可疑。佛本言戒行。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。其說皆陰主列子。皆斯言實禍之。不有卓識。孰能無惑耶。中山公子年悅楚人。公孫龍詭辭。而樂正子與非之。至斥以設合。發於餘孽。子亦將冰之。其論甚正。而列子載焉。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。又謂慎爾言。將有知之。慎爾行。將有隨之。廢在身。猶在人。湯武愛天下。故王。桀紂虐天下。故亡。此所稽也。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。稽虞夏商周之書。度諸法士賢人之言。所以存亡廢興。而不由此道者。未之有也。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。為八篇之最粹。楊朱拔一毛利天下。不為而列子宗之。蓋愛身者也。然謂舜禹周孔之聖。為自苦。謂桀紂之縱。為自得。謂子產屈於公孫朝。公孫撻荒淫酒色之僻。而謂朝撻其人。且力排責主愛身之為作。是又何自。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。此為八篇之最舛。凡淵之說。出於列子。謂列子之師壺子。示神巫季咸。以未始出吾宗。而季咸走滅者也。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。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。自名豈別有

宋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

四

所本耶。高續古子畧列子。劉向論列子書。稱王湯問之事。迂誕恢誕。非君子之言。又觀穆王與化人游。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。帝之所居。夏革所言四海之外。天地之表。無極無盡。傳記所當固有是事也。人見其荒唐幻異。因以為誕。然觀太史公史。殊不傳列子。如莊周所載。許由務光之事。漢去古未遠也。許由務光。往往可稽。遺猶疑之。所謂樂冠之說。獨見於寓言耳。遺於此。詎得不致疑耶。周之末篇。叙墨翟禽滑釐。慎到田駢。闢尹之徒。以及於周。而樂冠獨不在其列。豈樂冠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。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。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。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。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。不言而自信。不化而自行。此固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。夫天毒之國。紀于山海。乾竺之師。問于往史。此楊文公之文也。佛之為教。已見於世。何待於此時乎。然其可疑可怪者。不在此也。文獻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。晁氏曰。鄭列樂冠撰。劉向校定八篇。云。繆公時人。學本於黃帝老子。清虛無為。務崇不競。其寓言與莊周類。晉張湛注。履說冲靈真經。景德中。加至德之號。力命為言。壽夭不存於德。養窮達不繫於智力。皆天之命。楊朱篇言耳目之欲。而不恤生之危。縱酒色之娛。而不顧名之醜。是之謂制命於內。劉向以二義非肯不以一家之言。予以道家

之學。本謂世衰道喪。物偽滋起。或騁智力以圖利。不知張鼓之走高門。竟以病殞。或背天真以拘名。不知伯夷之在首陽。因以餒終。是以兩皆排擯。欲使好利者不巧詐。以干命。好名者不矯妄。以失性矣。非不同也。雖然。儒者之道。則異乎是。雖知奇天窮。達非人力也。必備身以俟焉。以為立巖墻之下。而死者非正命也。知耳目之於聲色。有性焉。以為樂也。外而不易。吾內嗚呼。以此自為。則為愛己。以此教人。則為愛人。儒者之道。所以為世而無弊歟。石林葉氏曰。列子天瑞黃帝兩篇。皆其至理之極。盡言之而不隱。故與佛書直相表裏。所謂莊語者也。自周穆王以後。始漸縱弛。談論縱橫。惟其所欲言。蓋慮後人從狹難與直言正理。則設為詭辭以激之。劉向弗悟。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。張湛微知之。至於逐事為法。則又多迷失。然能知其近佛。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。亦不易得矣。要之讚老子莊列三書。皆不可正以言求。其間自有莊語。有荒唐之辭。如佛氏至。唐禪宗自作一種語。目與諸經不類。亦此意也。列子釋文二卷。晁氏曰。唐敬啟順撰。敬順嘗為當塗丞。柳宗元集釋列子。列宗元所作。唐院中在王德真經。劉向古稱博極群書。然其錄列子。獨曰。鄭穆公時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。列子書言鄭國。皆云子產。鄭析。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。史記鄭繆

公二十四年。音項楚悼王四年。圍鄭。鄭殺其相駟子陽。子陽正與列子同時。是歲周安王三年。秦惠王。韓。魏。趙。武侯二年。魏文侯二十七年。燕。釐公五年。齊。宣王。齊。宣公七年。宋。悼公六年。魯。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魯穆公時。遂誤為鄭耶。不然。何乖錯至如是。其後張湛徒知。誰列子書言穆公後事。亦不能推知其時。然其書亦多增竄。非其實。要之莊周為教。依其辭。故古法切其稱。夏棘。祖公。紀。浦子。法。音。者。李咸等。皆出列子。不可蓋。紀。雖不祭於孔子道。然其虛泊寥闊。居亂世。遠於利。禍不得達於身。而其心不窮。易之通世無悶者。其近是歟。余故取焉。其文辭類莊子。而尤質厚。少為作。好文者可廢耶。其榜朱。刀命。列子。篇。名。疑其榜子書。其言魏。年。孔。穿。皆出列子後。不可信。然觀其辭。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。讀焉者。慎取之而已矣。李石方舟集。列子。辯。上。劉向。以。列子。湯。問。穆。王。二。篇。非。君。子。之。言。湯。問。則。莊。子。湯。之。問。棘。以。大。椿。鯢。鵬。變。化。列。子。作。夏。華。晉。張。湛。注。莊。子。以。華。作。棘。穆。王。篇。論。西。極。有。化。人。來。又。仲。尼。篇。稱。孔。子。答。南。子。宰。稱。西。方。之。聖。意。其。說。佛。也。然。佛。出。漢。明。帝。時。湛。乃。謂。列。子。語。與。佛。相。參。蓋。指。其。幻。學。也。蓋。西。方。之。佛。幻。已。肇。於。列。子。時。為。穆。王。化。人。事。乎。必。有。能。辨。之。者。列。子。辯。下。孟。子。拒。楊。墨。以。楊。近。墨。遠。為。序。於。儒。以。楊。為。為。我。之。學。一。

毫不拔於天下可也。如禽滑釐對宋之言，則以墨翟大禹為為人之學。老
聃關尹為為己之學。似以宋况於黃帝關尹。此列子之有取也。劉向云楊
子之篇唯貴放逸，與力命篇乖背。豈放逸近道乎。其何以近於儒。不然力
命自力命，放逸自放逸耳。必有能辯之者。中峯廣錄題列子。列禦寇知
榮辱之在天，而不知其本乎一念。知生死之由命，而不知其根乎自心。惟
欲忘形骸，虛物我。一足非。天視聽。任天真於智慮之表。起情思於得失之
源。才敏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。與莊周相為表裏。因觀其著
書八篇，故筆以曉之。惟同志者擇焉。黃氏曰：抄讀柳文。辯列子論劉向
稱列子鄭繆公時人，非也。實與魯穆公同時。其文類莊子而質厚。好文者
可廢耶。謹取之而已矣。容齋四筆列子與佛經相參。張湛序列子云：其書
大畧明群有以至虛為宗。萬品以終滅為驗。神惠以疑寂常全。想念以著
物自喪。生覺與夢化等情。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。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
子貢之言曰：死之與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於是者，安知不生於彼。故吾知其
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吾今之死，不愈昔之生乎。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
者也。又云：商太宰問孔子：三皇五帝三王聖者，歟。孔子皆曰：弗知。夫宰曰：
然則孰者為聖。孔子曰：西方之人有聖者焉。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

水樂大典卷一百八十六

六

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且疑其為聖，弗知真為聖歟。真不聖歟。其
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。寄於孔子云：朱子經濟文衡觀列子偶書
文集。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。向所謂未發者，即列子所謂
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未嘗終。形之所形者實矣，而形形者未嘗有
爾。豈子思中庸之旨哉。丙申臘月，因讀列子書此。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，
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者。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，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
出也。他若此類甚眾。聊記其一。二於此。可見剽掠之端。云：朱子語畧列子
言語多與佛經相類。李復滴水集讀列子。唐柳宗元喜為文，韓愈或稱
之。予觀宋元之文，極刻意用力，非自然。乃辭勝而理不足也。至於論列子
之書，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為，茲是亦知文矣。夫直而不作為者，惟於其理
而明其事，不務華辭而古訓是式也。昔之論列子者，專取其辭。子陽之舉
是未可與議。列子考古質疑論列子寓言。列子之書，大要與莊子同。不
可以其寓言為實也。如揚朱篇云：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，夷吾問送死
於平仲。天慶以史記秦紀及較梁傳參考之。恭繆魯信之十二年已言管
仲死。是歲葵酉。史記秦世家以管仲卒於桓公四十二年。如此則史記公
十五年丙子。秦世家誤矣。平仲雖莫究其始。然史記載嬰死於夾谷之歲。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則是魯定公十年也。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。使其問答仲當垂死之歲。嬰方弱冠之時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。以此知其不然也。又史記管嬰列傳云。仲卒。齊遵其政。後百餘年有晏子焉。然則二子非同時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。容齊隨筆云。莊子之鷓鴣。列子之六龍。其語大若此。莊子北冥有鷓。其名為鷓。鷓之丈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。其石曰鷓。鷓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列子湯問第為渤海之東。不知其幾幾萬里。中有五山。五山之根無所連着。帝使巨鼈十五來負之。迭為三番。六萬載一交焉。五山始峙而不動。龍伯之國有大夫一釣而連六鼈。莊子之蠻觸。列子之焦螟。其語小又如此。莊子則陽第二十五云。有國於鳩之左角。口觸氏有國於鳩之右角。口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。伏能數萬。列子為問焉。江浦之問。莊曰。其實。群衆而集於蚊虻。非相觸也。袖宿去來以非覺也。雖未嘗盡。皆揚石而望之。弗見其形。呼喚分夜。隨耳使首而聽之。弗聞其聲。大慶謂凡若此類。人固知其寓言。如引古人問答。容有未易覺者。故大慶特舉盜跖之讎。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。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。劉向校列子書定者八篇。云列子鄭人。與穆公同時。蓋有道者也。孝景時黃老術。此書頗行於世。大慶按。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。堯於魯宣三年止。與魯文

永樂大典卷一〇二八六

七

公並世。列子書楊朱篇云。孔子伐木於宋。圍於陳蔡。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。繆公之堯五十五年矣。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。統而言之。已一百十八年。列子繆公時人。必不及知陳蔡之事。明矣。况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。則又後於孔子者也。不特此爾。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。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。是皆戰國時事。上距鄭繆三百年矣。昔張湛為之注。亦覺其非。獨於公孫龍事乃云。後人增益。無所乖錯。而又有所明。亦何傷乎。如此皆存而不除。大慶切有疑焉。因觀莊子讓王篇云。子列子窮。現有飢色。客有言於鄭子陽曰。列禦寇有道之士也。居君之國而窮。君無乃不好士乎。子陽即令官遺之粟。列子再拜而辭。使者去。其妻曰。妾聞為有道者之妻。子皆得佚樂。今有飢色。君過而遺。先生食。先生不受。宜不命耶。列子笑曰。君非自知我也。以人之言而遺我粟。至其罪我也。又且以人之言。此吾所以不受也。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。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。及攷史記鄭世家。子陽乃繆公時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。即周安王四年。癸未歲也。然則列子與子陽。乃繆公時人。劉向以為繆公意者。誤以繆為繆。雖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。姑隱之於心。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。亦引蘇案之事。以為禦寇與繆公同時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。安王四年。鄭殺其

相如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
 齊宣梁惠同時列先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繻公時
 人彼公孫龍乃平原之客據五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則公孫
 龍之事蓋後於子陽之此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
 列子為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
 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葉石
 林老人避著錄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言也
 劉向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意是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曹子方言
 列子偽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
 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揚朱力命二篇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
 之言谷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益見宋康王
 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蓋曰臣有道於此使人
 雖勇利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蓋曰夫利
 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
 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
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矜然皆欲愛利之此

水樂大典卷一萬言八十六

八

其賢於勇有力也四果之上也觀此一既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而暢之
 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
 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惑欺也魏文
 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呂東萊雜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
 字音其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過伯昏督人
 申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也伯昏督人自
 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督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
 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皆
 人為一為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
 出一時之上者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盛貴張湛解云蓋強窮
 猶郭象云盛貴猶溢鋪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
 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
 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
 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微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
 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
 告造父師恭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丘一巧五年

之復始一解頰而笑。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。故學者得力。非後人所能彷彿也。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。得之艱則守之也固。未有僥倖於或成。似若有命而卒然失之也。國朝宋濂文粹列子八卷凡二十篇。鄭人列禦寇撰。劉向校定八篇。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。柳宗元云。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。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。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。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繆。其說要為有據。高氏以其書多寓言。而并其人疑之。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。誤矣。書本黃老言。決非禦寇所自著。必後人會粹而成者。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。之事。皆出禦寇後。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。而其離形去智。泊然虛無。飄然與大化游。實道家之要言。至於楊朱力命。則為我之意多。疑即古楊朱書。其未亡者。勦附於此。禦寇先莊周。周者書多取其說。若書事簡助宏妙。則似勝於周。問客熱讀其書。又與浮屠言合。所謂內外進矣。而後眼如耳。耳如鼻。鼻如口。無弗同也。心疑形釋。骨肉都融。不覺形之所倚。足之所履。非大乘圓行說乎。觀旋之潘。合作者為淵。止水之潘為淵。流水之潘為淵。溢水之潘為淵。汰水之潘為淵。沉水之潘為淵。雍水之潘為淵。汙水之潘為淵。肥水之潘為淵。非備習教。觀說乎。有生之氣。有形之狀。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。陰陽之所變者。謂之生。謂之化。窮數達變。因形移易者。謂之化。謂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。其功深。固難窮。難終。因形者其巧顯。其功淺。故隨起隨滅。知幻化之不異。生死也。始可以學幻。非幻化生滅說乎。厥昭生乎。濕。醜難生乎。酒。羊羹比乎不筍。久竹生青。寧。青寧生程。程主馬。馬生人。人又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。皆入於機。非輪回不息說乎。人胥知生之樂。未知生之苦。知死之惡。未知死之息。非寂滅為樂說乎。精神入其門。骨骸逐其楨。我尚何存。非圓覺四大說乎。中國之與西竺。相去一二萬里。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。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。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印皆竊莊列之精微。以文西域之平陋者。恐未為至論也。朱子語類。蓋于莊子文章皆好。列子便有迂僻處。左氏亦然。皆好高而少事實。人傑。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。他也不是專學老子。吾儒書他都看來。不知如何被他睜見這箇物事。便放浪去了。今禪學也是恁地。因言列子語。佛氏多用之。莊子全寫列子。又變得峻奇。列子語溫純。柳子厚嘗稱之。佛家於心地上。熱下工夫。列子本楊朱之學。故其書多引其語。莊子說子之於親也。命也。不可解於心。至臣之於君。則曰義也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他有得那君臣之義。却似是逃不得。不奈何。須着臣服他。更無一箇自

永樂大典

然相胥為一體處。可惟故孟子以為無君。此類是也。人非元稹章熊朋來集跋。亡弟嗣功。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。至於深禪妙句。使人讀之三歎。蓋普通中事。不自葱嶺傳來。信矣。亡弟嗣功讀此書。至於潰敗。猶緝而讀之。其苦學好古。後生中殆未之見也。紹聖中。余自結治而箴之。少年筆竊取玩之。又毀裂。幾不可挾。唐坦之優為輯之。智與上人喜異聞。故以遺之。宋泰觀。淮海集讀列子。吐出兩小兒。多言空爾。為徒知日無定。不覺心有期。尺極探蒼溟。俱令傍者嗤。誰謂不能決。孔丘乃真知。王東牟先生集。盡列子圖和韻。稻梁戒鳥啄。續泉解子陽。神明久不死。宇宙一鳥翔。若人據橋柱。中自含宮商。其將車冷風。其息形生忘。豆山瀝四等。念往即囊裳。蓋云任去來。豈謂符他張。老商顧之笑。是事何輕揚。雲風駕句餘。日月轉兩傍。拊掌一戲笑。何異侏儒場。後人致引蒸竹林。焚馨香。飄飄大人賦。氣奪千丈強。吾聞孔仲尼。道感涵化光。雅言書當埋。不見一日長。放子子列子。君其樂。彷彿劉攽彭城集。詠列子。禦寇卧郵都。子陽歸之粟。固辭得無受。妻子怨窘束。君非自知我。人事故反覆。使仰未及終。類偶首邦族。始知至人心。避榮乃避辱。如何當路子。優優事干祿。劉公是先生。集讀列子。贈樊大博。勝之。致丞。君章監丞。五嶽窮雲霓。滄海不可游。玉

木集大典卷(萬二百八十六)

臺堤朝日。珠華媚飛虬。飄飄群仙子。來往何其稠。咫尺視千里。俯仰移九秋。潮波有時起。勢若空中浮。禹獲受帝命。巨鼉舉其頭。邇來百萬祀。無復遺備憂。龍伯何為者。備千曳長鈞。不知意誰感。似與鼉為仇。六麟既潛藏。二山思漂流。眾真失其常。湯折不自謀。孰云飛升樂。奔迫良可愁。蓋虛誠難必。藏堅有亡舟。至人縱大觀。夷險固悠悠。如聞帝憑怒。侵滅龍伯儔。且欲招群仙。復還故時丘。勉哉凌雲迹。永謝北極幽。劉後村詩。列子。肉身無羽翼。那有許神通。會得冷然意。人人可御風。江湖續集。竹溪十一葉。林希逸。列子口義成。莊列源流本一宗。微言妙趣不妨同。但知絕迹無行地。莊子齊物論。豈羨輕身可御風。二義非違劉絕識。劉向叔十有二衣中。皆不似一家書之語。八篇叅校湛何功。今古八篇。張湛所叅。校就中細細為分別。真眼應須許。此翁元吳萊。淵頭集。列子。真夢本非夢。萬事蕉下鹿。力命每相持。御風身乃足。耶律鑄。雙溪醉隱集。醉讀列子。獨醉亭中獨醉仙。唯知仙道。辨逃禪。等閑辭蠟。橫陳際。却味冲虛。力命篇。群書足用。虛無。或謂列子曰。子奚貴虛。列子曰。靜也。虛也。得其居矣。取也。與也。失其處矣。列子曰。通類。列子好遊。壺丘子曰。遊何所好。曰。我之遊也。觀其所變。列子曰。列禦寇之齊。遇伯昏瞀人。曰。驚吾嘗食於十漿而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五漿先饋。內誠不解。形謀成元。使人輕于貴老。夫梁人其為利也薄。其為權也輕。而猶若是。而况萬象之主乎。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。吾是以驚。伯氏替人曰。汝處己。人將保汝矣。無幾何而往。則戶外之屨滿矣。伯氏替人不言而出。莊列御寇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。人無識者。國君卿大夫。既之。猶棄屨也。列子此篇 列子師老商氏。友伯高子。選二子之道。乘風而歸。尹生問之。請斷其術。列子曰。自吾之事夫子。友若人。九年之後。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。若人之為我友。內外進矣。而後心疑形釋。骨肉都融。不覺形之所倚。足之所履。隨風東西。猶木葉幹骸。竟不知風乘我邪。我乘風邪。黃帝為列子御風而行。泠然善也。可有五日。而後反。此雖免乎行。猶有所待也。莊列御寇篇 群書足用。事對疑。疑靜。明性忘味。乘風也。父子文獻通考。父子一卷。陳氏曰。相傳為東坡作。未必然也。曹隨類說。父子。公孫龍親年。生於列禦寇之後。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。說者謂列子弟子。以其義無垂統。而有所發問。故類而附之。無嫌也。父子事齊宣王。而書之所載亦多。後世之事。宜為父子之學者。務廣其道。凡論不詭於統。叙者皆存。而不去。耶覽之者。以意逆志。則父子之學。可明。姑置其時之後。先可也。李戴植鼠壤。父子。世傳父子為坡仙所作。皆一時戲語。亦有所作。未知孰是。

本。其說一蟹不如一蟹。出聖家後。遺陶穀。來使吳越。因食蝓蚌。詢其族類。忠懿命自蝓蚌至蟹。凡十餘種。以進。穀曰。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。北魏叢錄。世傳父子乃坡戲作。予亦以為然。此見吳思道云。是襄陽魏道輔所作。未知孰是。

關尹子仙傳。姓尹。名喜。周大夫也。善內學。常服精華。隱德修行。時人莫之識。老子西遊。喜先見其氣。知有真人當過。物色而遮之。果得老子。老子亦知其奇。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。後與老子俱之流沙。服巨勝實。其知其終。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。乃古函谷關。候見老子處。終南宗聖宮。乃關尹故宅。周穆王修其草樓。改號樓觀。建老子祠。道觀之興。實祖于此。老君授經後。西出大散關。復會於成都青羊肆。賜號文始先生。即莊子所謂博天真人者也。其注書九篇。一字。詳字字。二柱。詳字字。三標。詳字字。四符。詳字字。五鑑。詳字字。六七。詳字字。七全。詳字字。八壽。詳字字。九樂。詳字字。玉海關尹子。漢志。道家九篇。名喜。為關吏。老子過關。喜去吏而從之。劉向校關尹子。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也。列仙傳。香書九篇。名關令子。今本九卷。一字至九樂。明氏致知編。關尹子周關尹喜所撰。九篇。白字。曰柱。曰極。曰符。曰鑑。曰七。曰全。曰壽。曰樂。關尹子序。漢劉向校。止上其書序。曰右新書。

著定關尹子九篇。護左都水使者元祿大夫臣劉向言。所校中祕書關尹子九篇。臣向校讎大常七篇。臣向本九篇。臣向執除錯不可考。增缺斷續者九篇成。皆殺青可繕寫。關尹子名喜。號關尹子。或曰關令尹。德德行。人易之。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。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。篇皆寫石。有章。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。篇篇叙異。章章義異。其旨同。辭與老列莊異。其歸同。渾質塵埃。汪洋大肆。然有式。則使人泠泠。輕不使人狂。蓋公授曹相國參。曹相國。參書壁。至孝武皇帝時。有方士來。以七篇上。上以仙處之。淮南王安好道。聚書有此不出。臣向又德因治淮南王事。得之。臣向幼好為寂士。清人能重愛黃老。清靜不可闕。臣向味死上進。又製贊曰。尹喜他關。含德為務。挹漱日華。仰玩玄度。候煎真人。介為獨悟。俱濟流沙。同歸妙趣。至元四年正月。贈無上太初傅大文。始真若制曰。朕惟無為之教。有宗有元。衆妙之門。惟精惟一。雖淵乎道德之旨。亦資夫羽翼之功。其者當者。聞道具於一初。其執御者。妙飛遊於八極。既垂世而立教。蓋殊途而同歸。所以與造物者為徒。予以長上古而不老。琳宮瓊館。亦備主以媿玄元。緜節金契。時馭風而從紫。敷神易固無方。而無體。太上有立德而立言。庸錫傲得。以假玄躅。於戲。乾坤之用。成於六子。如道之傳。叙而得人。國

永樂大典卷萬百六

家之統。垂於萬年。尚相其清靜而成化。式降景祚。允迪繁禧。丹陽稚川葛洪。關尹子後序曰。洪體存萬艾之資。偶好喬松之壽。知道之士。雖微賤必親也。雖夷狄必貴也。後遇鄭君。鄭君多玉。及瓊。司之書。服餌。開我以至道之良藥。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。後屬洪以關尹子。洪每愛之。誦之。藏之。拜之。字者。道也。柱者。建天地也。極者。尊聖人也。符者。精神魂魄也。鑑者。心也。匕者。食也。釜者。化也。壽者。物也。樂者。雜治也。洪每味之。泠泠然若蹠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。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。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。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。倏若飄鸞鶴。琴亦作也。若關虎咒。清若浴碧。燦若夢紅。擒縱大道。渾淪至理。方士不能到。先儒未嘗言。可仰而不可攀。可玩而不可執。可鑑而不可思。可符而不可言。其忘物遺人者。之所言乎。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。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。何如此之尊高。何如此之廣大。又何如此之簡易也。洪也幸親受之。咸和二。年五月朔。丹陽葛洪。柱董敬叙。希微子玉。夷序曰。愚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。如三光在天。相須為明。不可偏廢也。三家經文。充府滿藏。其間各有精微。極至之書。吾儒六經。皆法言。而最精微者。易也。釋氏大藏。累千萬軸。最精微者。楞伽也。道家大藏。累千萬軸。最精微者。關尹子書也。三書之在

三教。如三光之在三才。三光雖明。人無眼目。無由見其明。三書雖妙。世無慧哲。無由知其妙。故三書雖存。旨味久矣。傳曰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信哉。嗚呼。儒更三聖之後。易變而為象數。卜筮之書。擇傳四經之後。楊伽變而為象數之文。道歷秦漢而來。關尹子書。付淮南方術家矣。况乎道隱小成。言隱浮偽。至人不常生。至言不常行。宜乎關尹子書。秘而不傳於世矣。雖然。天地至虛之氣。發而為文。載道之言。陰有神護。終不可泯。行之有時。爾易自孔子之後。數十年。至陳希夷始傳心法。楊伽自雙臺涅槃。數十年。至達磨始傳於中國。今關尹子書。自老子西征出關。亦數千年矣。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奧。然此書句讀且難。况通其義也。先生證悟道真。慈悲後學。乃探老關骨髓。述成言水經旨。或因言而忘旨。或轉語以明經。或設辭以彰玄。或反辭而顯奧。或句下隱義。或言外漏機。或指意於言前。或顯微於意外。大半多關尹子言外之旨。故總其多者。目之曰言水經旨。是書也。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。增日月之光明。泄大易未露之機。述楞伽秘室之蘊。即伏羲之本性。直樞文之神思。探仲尼之精微。究諸佛之命脉。窮諸子之骨髓。顯黃帝之機緘。露老聃之肺腑也。學者得見此書。誠為不世之遇。宜可不知其幸耶。愚家所親授。得悟道真。無以報稱師恩。故錄于梓。傳之

無窮。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。得遇此書。言下打接。了悟道真。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。是書在處。當過於佛乘之經。陰有神天護持。宜可輕慢耶。學者當嚴拜莊誦。如葛稚川可也。故為之叙。黃氏曰。抄關尹子九篇。其一曰字。注云道也。其二曰柱。云建天地也。三曰樞。云尊聖人也。四曰符。云精神魂魄也。五曰鑑。云心也。六曰乙。云形也。七曰釜。云化也。八曰葦。云物也。九曰樂。云維治也。序以為關尹喜之書。漢有方士來上。則其偽可知矣。且其文陋弱。其言道皆歸之於無。果無。則又安有所謂道。而為是費辭哉。如曰為者必敗。執者必失。故聞道於朝。可死於夕。此為粗可曉者。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。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。如曰一日死者。如一息得道。十年百死。死者如屋久得道。是人生惟以速死為幸。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。何等立言哉。文獻通考。關尹子九卷。陳氏曰。周關令尹喜。蓋與老子同時。答老子著書。言道德者。按漢志。有關尹子九篇。而隋唐及國史志。皆不著錄。意其書亡久矣。徐臧子禮。得之於永嘉孫定。首載劉向校定序。末有葛洪後序。未知孫定從何傳授。殆皆依托也。序亦不類向文。國朝宋濂文粹。關尹子一卷。周關令尹喜所撰。善與老聃同時。著書九篇。頗見之漢志。目後諸史無及之者。意其亡已久矣。今所傳者。以一字二柱三樞四

符五繼六七七卷八卷九卷為名。蓋徐廣子禮得於永嘉孫定。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。前有劉向序。稱蓋公復曹參。參善書筮。孝武帝時有方士來。淮南王安秘而不出。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。文既與向不類。事亦無據。疑即定之所為也。問讀其書。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。而指吾儒言文之。如變機為智。一息得道。嬰兒慈女。金樓絳宮。青蛟白虎。寶鼎紅爐。謂呪土偶之類。購之時無是言也。其為假託。蓋無疑者。或妄謂二家之說。實祖於此。過矣。然其文雖峻潔。亦頗流於巧刻。而宋象先之徒。乃復專信如經。其亦妄人哉。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葉林希遠讀關尹子。青牛車後抱關翁。師已西游道却東。著論九篇今獨存。命名一字古無同。九篇廿一字。不知身老傳誰氏。可愛文奇似考工。傳大真人莊所啟。寥寥千載想宗風。

元倉子仙傳一名庚采楚。一名元倉子陳人。為老子之後。偏得老子之道。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直然知者去之。其妾之絮然仁者遠之。擁腫之與居。款掌之為使。居三年畏壘大壞。後遊吳。隱毗陵孟家。道成仙去。後有漢輔元張天師。唐張果老。相繼隱修。因號張公壇福地。古建洞靈觀。宋改天申萬壽宮。著書九篇。號元倉子。一曰全道。詳今字。二曰用道。詳今字。三曰政道。

宋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八百六

詳此字。四曰君道。詳今字。五曰臣道。詳今字。六曰賢道。詳今字。七曰訓道。詳今字。八曰農道。詳今字。九曰兵道。詳今字。隋志元倉子二卷。天寶元年詔莊子為南華真經。列子為冲虛真經。文子為通玄真經。然元倉子求之不獲。襄陽履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采子。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。其實一也。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。鄭樵通志元倉子三卷。老聃之後。庚采楚撰。王士元注音略一卷。王海元倉子。史記莊子傳。畏類虛元倉子之屬。皆空語。無事實。唐志王士元元倉子二卷。天寶元年二月丙申。號莊子南華庚子。號列子冲虛。文子通玄。元倉子洞靈真經。然元倉子求之不獲。王士元謂莊子作庚采。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。其實一也。取諸子文義類者為二卷。補其亡。今本五卷。九篇。目全道。王士元通玄。柳宗元曰。首篇出莊子。而益以庸言。劉向班固錄書無之。今之為術者。始為傳註。書目三卷。首篇與莊子庚采楚篇略同。元倉子序。晉太學博士何聚序曰。道原於無。感其體用。人不得由而入。悅乎無有中。擴充其神。至於天下萬物。繼志之理。莫不繫其用。吾謂道之適變也。古之人體合於心。心合於氣。氣合於神。神合於無。積是四者於內。發而為言。言而成書。以為世用者。見於元倉子之謂乎。元倉子。莊列之等。美載於南華雜篇。本末具悉。謂偏得老聃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之道。洒然真理。與夫寓言鑿說。大相違邈。可以極夫性命。至於天下國家。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。其篇有九。一曰全道。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。下為匹夫而不悶。無以窮達自撓。使讀是書者。常冰足以自安也。二曰用道。使人不露其用。雖福滋萬物。必曰歸功於無有。讀是書者。使大美不足以自擅也。三曰政道。其要主動民則刑賞一。刑賞一則吏奉法。吏奉法則政下。宣讀是書者。悉刑賞不一而吏不奉法。歟。四曰君道。君用天下愛惡者。則天下安用獨愛惡。則天下危。讀是書者。人主安可放其私愛惡乎。五曰臣道。其要朝廷百吏。下阜百姓。上滋主德。讀是書者。勸忠賢之臣有所至也。六曰賢道。其要賢止。可待不可求。材慎在求。不慎無讀。是書者。有勸於天子之明乎。七曰訓道。謂孝者人道之至德。載辭與文。王閔子騫之事。使讀是書者。雖聖賢敢有以慢於父母乎。八曰農道。其要為人。上者。雖天子必得躬耕。雖后妃必得親蠶。讀是書者。使人立天下之本。而捨天下之末也。九曰兵道。其說兵者。人之威也。人有威。性受於天。讀是書者。使喜怒不私。諸己公諸天也。散而為諸篇。第總而名之曰洞靈真經。劉公天從者。博覽古書家藏之火。一旦公然刊而傳諸世。予為之序。前所謂此書可以極性命之理。至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。則無有不治者。予無愧焉。謹序。青箱

永樂大典卷一〇二八六

十五

雜記元倉。大唐新語云。道家有庚桑子者。世無其書。開元末。襄陽處士王源。撰元倉子兩卷。以補之源。為之序。序云。莊子謂之庚桑子。史記作亢桑子。列子作元倉子。其實一也。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。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而成之。亦行于世。又柳子厚辨元倉子云。太史公為莊周列傳。稱其為書。畏累亢桑子。皆空言無事實。今世有元倉子。書其首篇。出莊子而益以庸言。蓋周所云者。尚不能有事。實。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。其為空言尤也。劉向班固錄書。無元倉子。而今之為術者。乃始為之傳。註以教於世。不亦惑乎。唐藝文志。以為王士元。高續古子。纂元倉子。孔子曰。上有好者。下有甚焉。元倉子之謂歟。開元天寶間。天子方好道家者。派之說。尋老氏。表莊列。皇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。又以元倉子號洞靈真經。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。又不識其書之可經。一旦表而出之。固未始有此書也。襄陽處士王張。來獻其書。書張所作也。按漢略隋志。皆無此書。張之作也。亦思所以趨世好。迎上意耶。今讀此編。往往來諸列子文子。又來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。又時來諸戴氏禮源流不一。往往論殊而辭異。可謂雜而不純。溢而不實者矣。太史公作莊周列傳。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。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。皆足知其人。決其書。然柳氏所見。必是王張所作者。

柳宗元集辯元倉子。唐魏洞靈真經。潘云元音庚。莊子作庚桑楚。楚名。庚桑姓也。大史作元桑子。大唐新語云。道家有庚桑子者。世無其書。聞元桑處。士王源撰元倉子兩卷。以補之。序云。庚桑。元桑。元倉。一也。唐藝文志。以為襄陽王士元。大史公為莊周列傳。稱其為書畏累。重云。上同。罪也。或作。下。力。果。切。或作。亞。莊子音。王。云。庚。聖。山。名。也。或云。在。曹。又云。在。梁。州。元桑子。皆空言。無事實。今世有元桑子書。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膚言。蓋周所云者。尚不能有事。實。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。其為空言尤也。劉向班固錄書。無元倉子。而今之為術者。乃始為之傳註。以教於世。不亦惑乎。文獻通考。元倉子二卷。按唐天寶元年。詔號元桑子為洞靈真經。然求不獲。襄陽處士王士元。謂莊子作庚桑子。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。其實一也。取諸子文義類者。補其亡。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。宗元不知其故。而遽紙之。可見其銳于譏議也。其書多作古文奇字。豈內不足者。必假外飾歟。何樂註。周氏涉筆曰。庚桑楚。固寓言。然所居以忘言化俗。以醇和感天。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。益全未識庚桑子者。其稱危代以文章。取士。剪巧綺。激益至。正指唐事。又補賊廣引。俟赦。華是獄。案文書。又一鄉一縣一州。被青紫章服。皆近制。既為唐人短淺者之書。不煩子厚指擊也。惟農道一書。

可讀。自合孤行。陳氏曰。首篇所載。與莊子庚桑楚同。元倉者。庚桑聲之變也。崇文總目。九九篇。黃氏曰。抄元倉子。元倉子。名楚。說本老子文類。莊子亦有近理者。如曰。所謂國壽者。主德不下。宣人欲不上。達也。如曰。士有天下人愛之者。有其主。獨愛之者。用天下人愛者。則天下安。用主獨愛者。則天下危。如曰。理人者。先務譽。人譽則撲。昔者。農。此其近理者也。亦有管理者。如曰。大亂之本。祖乎堯舜。如曰。蛇地之謂水。蛇水之謂氣。蛇氣之謂虛。蛇虛之謂道。如曰。安知天下之正。汗潔。此其背理者也。至其妄自標榜。以欺世。則謂靈王。使祭公。致薩帛。有禳水旱之問。謂熊。園。拜為亞尹。嘗微服而逃。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。蓋其書稱自鄉而縣。縣而州。此後世之區畫也。稱被以青紫章服。此後世之品式也。稱吾無誰私。公。是。忍。不知其讀。此做後世之楚詞。而字多用古文。又欲以自蓋其今文。而益彰者也。曾謂周靈楚國之世。而有此哉。其書有云。噫。兼谷神。以谷為似。與老子新稱谷神不同。柳文辯元倉子。謂元桑子。取莊周語而益之。其為空言尤也。錄書。無元倉子。胡氏致知。編元倉子。居羽山。書五卷。相傳。周庚桑楚所撰。何聚為之註。名洞靈真經。宋呂南公。灌園先生集。讀元倉子。治平四年。余見此書於今集賢。鄧校理家。惟其詣致不倫。不及文莊列老遠甚。其

辨又最鄙陋。令人懶讀。常疑有好事者。詭冒為之。然儒之長老。不助余疑。每用不憚。後二年。在淮南。始見唐史新書。乃知開元時。王士源者。遠比。又四年。於汴京。見李肇國史補。其說與新書同。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。因自慙快。以所疑之。不妄致也。益知心之可以師。嗟夫。在我者。有以照彼。安在乎。占文按述。然後進。世固有善。以淺托高人。其功用短長。雖不能使智者。無惑。亦其謀意。期感。恩於世耳。聞元兒。與越人鬪者。越人乘其老兒。患其難攀。即刻木為狻猊首。而繪之。又微其皮。而蒙以前駟。裴粹遭而驚也。為之奔敗。蓋畏狻猊者。象也。非越人。而象之所為。奔敗者。驚於偽。而非驚於實者也。彼元兒。何所出威。今天以淺托高人。何以異此。往時王爾出。孔子家語。近世丘濬。解論語。而題以韓退之。兩人之見。皆濟。以榮而通。為元兒之罪人。嗚呼。豈以為有益。而為之歟。凡士源。爾濬。異世而同欲者。予又為知學士之。又無是比者。抑先生嘗論。允渠不宜傳解。而不慮為唐人詐造。其辨益猶未盡。余方自憐不惑之早。故為之志。以佐抑於盡焉。國朝宋濂。文粹。允舍子五卷。凡九篇。相傳周庚。采楚撰。予初苦求之不得。及得之。終夜疾讀。讀畢。嘆曰。是偽書也。勸老莊文列。及諸家言。而成之也。其言曰。危代以文章取士。則剪巧綺縠。益至。而正雅絮實。益藏。夫

文章取士。近代之制。戰國之時。無有也。其中又以人易民。以代易世。世民太宗。諱也。偽之者。其唐士乎。予猶存疑。而未決也。後讀他書。果謂天寶初。詔號允。采子為洞靈真經。求之不獲。襄陽處士王士元。采諸子文義類者。撰而獻之。其說頗與予所見合。復取讀之。益見其言詞不類。因棄去。不復省。農道一篇。雖可讀。古農家書。具有之。或者謂可孤行。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。元吳萊。淵穎集。允舍子。不仁為人害。仁反慈我身。母為小兒。奔。有愧猖狂民。

文子仙傳。姓辛。名鉞。一名計然。葵丘濮上人。乃晉公子也。師事老子。嘗請問於老君曰。何謂道德仁義禮。老君曰。無為無形。內以備身。外以治人。功成事立。與天為隣。道也。畜之養之。遂之長之。無利無擇。與天地合德也。於大不矜。於小不偷。無愛無私。久而不衰。仁也。為上即輔弱。為下即守節。連不肆意。窮不易操。一度順理。不私枉撓。義也。為上恭嚴。為下卑遜。退讓守柔。為天下雌。立於不敢。設於不能。禮也。故修道則下歸服。修德則下從。令修仁則下不爭。修義則下平正。修禮則下尊敬。五者皆修。則家國安定。此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無道則下叛。無德則下怨。無仁則下爭。無義則下暴。無禮則下亂。五者不立。而不危亡者。未之有也。文子復問曰。治國之本。

何如。老君曰。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。夫靜以修身。儉以養生。則下不擾而人不怨。是以天覆以道。地載以德。四時不失序。風雨不為虐。日月清明。五星合度。夫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。安人之本在於足用。足用之本在於勿奪。勿奪之本在於節用。節用之本在於省事。省事之本在於無為。夫無為者。非謂引之不來。推之不去。道之不應。感之不動。堅滯而不流。捲握而不散也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。嗜慾不枉正術。循理而舉事。因時而立功。任下責成。舉無過事。名各自命。期各自用。事由自然。莫出於己。故事成而身不伐。功立而名不有。猶水行用舟。山行用徒。因高為田。因下為池。非吾所謂有為也。古之立帝王者。非以奉養其欲也。聖人之踐位者。非逸樂其身也。為天下之人。墮掩弱。眾暴寡。智欺愚。勇侵怯。懷才不以相教。積財不以相分。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為一人之明不足。以遍照海內。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。為絕域殊俗。不得被其澤。故立諸侯以鎮撫之。是以天無不任。時無不應。官不隱材。國無遺利矣。是以先生之法。不殺胎。不腐卵。不涸澤。而漁不焚林。而畝射未禁。獸且果不得通於野。獮未禁。魚網不得入於水。鷹隼未擊。雁果不得張於谷。草木未落。斧斤不得入於林。昆蟲未蟄。不得以火田。豕育不殺。鷲卵不探。魚不尺不得取。犬豕不期年不得食。是故萬

物之發若蒸氣。比先王之所以得時。備富國利人之道也。夫水濁則魚鱗政苛。則人亂。上多欲則下僥詐。上多求則下交爭。智詐萌。主盜賊滋。彰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。無異鑿渠而止水。抱薪而救火也。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勝。不施而仁。不言而信。不求而得。不為而懷。保真抱道。而天下從之。如影應響。故曰無為也。文子曰。無為之治。既聞命矣。敢問不言之教。可得聞乎。老君曰。天致其高。地致其厚。日月照。星辰朗。非有言也。正其道而物自然。陰陽四時。非生萬物也。雨露時降。非養草木也。神明接。陰陽和。而物自生矣。夫道者。藏精於內。栖神於心。靜漠恬淡。恍惚胃中。廓然無形。寂然無聲。官府若無事。朝廷若無人。無隱士。無勞役。無寬刑。天下莫不仰上之德。蒙主之指。絕國殊俗。莫不重譯而至。非家至而人諭之。推其誠心。施之天下而已。故賞善罰惡者。政令也。其所以能行者。精誠也。政令雖明。不能獨行。必待精誠。精誠形乎內。而外諭於人心。此不言之道也。聖人在上。懷道不言。而澤及萬方。故不言之教。若乎大哉。是以人主之恩。神不馳於胃中。知不出於四域。懷其誠行之心。則甘雨以時。五穀蕃殖。養人以公。威厲不試。法省不擾。囹圄空虛。天下一俗。莫懷姦心。故精誠動於天。景星現。黃龍下。翔鳳至。醴泉出。嘉禾生。河不溢流。海不湧波矣。若逆天暴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物則日月薄蝕。五星失行。四時相乖。晝冥宵光。山崩川涸。冬雷夏霜。天文變異。國將危亡。天之與人。有以相通。夫神明之事。不可以智巧為也。不可以強力致也。惟聖人與天地合德。與日月合明。與鬼神合靈。與四時合信。懷天心。抱天氣。執沖含和。不下堂而行四海。變易習俗。人皆遷善。若生諸已。謂之神化者。蓋行不言之教也。文子復再拜而問曰。治國之本。敬聞命矣。治身之本。奈何。老君曰。來。吾語汝。太上養神。其次養形。神清意平。不節。皆寡。養生之本也。肥肌膚。充臟腑。閉嗜慾。養生之末也。人能養其本。節寢。適飲食。和喜怒。使動靜在內者已得。邪惡無由入。夫人受天地變化而生。一月而膏。二月而血。三月而脈。四月而胎。五月而筋。六月而骨。七月而成形。八月而動。九月而躁。十月而生。形骸已成。五臟乃官。肝主目。腎主耳。脾主舌。肺主鼻。膽主口。頭圓法天。足方象地。天有四時。五行。九解。三百六十日。人有四肢。五臟。九竅。三百六十骨節。天有風雨寒暑。人有取與喜怒。人與天地相類。而為之主。耳目者日月也。血氣者風雨也。日月失行。薄蝕。無光。風雨非時。毀折生災。五星失行。國受其殃。天地之道。至闢以大。尚由節其章光。愛其神明。人之耳目。何能久。燻而不息。精誠何能馳。騁而不乏。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。夫血氣者人之華也。五臟者人之精也。血氣專

乎內而不外越。則胸腹充而嗜慾寡。耳目清而聽視聰。達五臟能屬於心。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。精神盛而氣不散。以聰無不聞。以視無不見。以為無不成。是以飾其外者。傷其內。快其情者。疲其神。見其文者。弊其真。須臾不忘。目賢者必因其性。百步之中。不忘其容者。必累其形。故羽翼美者。傷其骸骨。枝葉茂者。害其根莖。是以靜漠恬淡。所以養生。和愉虛無。所以養德。水不亂內。即性得其宜。靜不干動。即德安其位。養生經世。抱德以修年。可謂體道矣。夫道者。陶冶萬物。修治無形。寂然不動。大通混冥。深淵廣大。不可為外。折毫剖芒。不可為內。始於柔弱。終於剛強。治於短寡。成於眾長。故十圓之木。始於把。百仞之臺。始於下。是以真人體之。故虛無平易。清靜柔弱。純粹素朴。不與物雜。得天地之道。故謂之真人。夫虛無者。道之舍也。平易者。道之素也。清靜者。道之鑿也。柔弱者。道之用也。純粹者。道之幹也。嗜慾不載。虛之至也。無所憎愛。平之至也。一而不變。靜之至也。隨時為宜。柔之至也。不為物散。純之至也。是以聖人輕天下。即神不累。細萬物。即神不惑。葆元生。則意不情。同變化。則明不眩。靜與陰同德。動與陽同波。亦無所踈。亦無所親。與道為際。與德為隣。倚不抗之柱。行不闕之途。累不竭之府。學不死之師。故無往而不遂。無之而不通也。文子再拜受教。周平

王問於文子曰。聞子得道於老聃。今賢人雖有道。而遭淫亂之世。以一人之權。而欲化久亂之民。其庸能乎。文子對曰。夫道德匡邪。以為正。振亂以為治。化淫敗以為朴。淳使德復生。天下安寧。要在一人。故積德成王。積怨成亡。堯舜以是昌。桀紂以是亡。平王用其言。而天下治。文子復從老聃。授神丹之方。遂正一品仙階。後南遊吳越。范蠡師之。越欲伐吳。范蠡諫曰。臣聞之。師日兵凶。器戰逆德。爭者事之末也。陰謀逆德。好用凶器。試身於所未。不可身踐不德。敗於夫椒。後位以上大夫。弗就。隱吳興餘英。禹山。相傳以為登雲而升。按寰宇記。吳興誌。俱載餘英。東南三十里有計焉山。越大夫計無嘗登此山。蓋度地形。因石為今山。陽白石頂。通玄觀。乃故隱處也。其紫雲閣并元觀。即古常清觀。宋乾道間。改賜今額。山之半有曰。登雲石者。在其者曰。文子天寶中封為通玄真人。書曰。通玄真經。其著書一十二篇。一曰道原。詳原卷。二曰精誠。詳誠卷。三曰九守。詳守卷。四曰符言。詳符卷。五曰道德。詳德卷。六曰上德。詳德卷。七曰微明。詳明卷。八曰自然。詳然卷。九曰下德。詳德卷。十曰上仁。詳仁卷。十一曰上義。詳義卷。十二曰上禮。詳禮卷。漢志。文子九篇。老子弟子。與孔子並時。而稱周平王問。似依託者也。隋志。文子十二卷。係靈府註。通志。文

水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

子十二卷。老子弟子。李暹訓法十二卷。朱弁註十二卷。徐靈府註音一卷。統畧一卷。家語要言一卷。玉海文子。漢志。道家九篇。老子弟子。與孔子並時。而稱周平王問。似依託者也。隋志。十二卷。唐志。周梁七錄六卷。柳宗元曰。十二篇。蓋駁書也。凡言益數家。皆見剽竊。默希子註。道原至上樓。文選註。范子曰。文子姓辛。葵丘濮上人。稱曰計然。南遊於越。范蠡師事之。本受業於老子。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。然希子謂姓辛。名研。文子其字也。師老子。今本十二卷。元魏李暹註。唐徐靈府註。即然希子。朱玄註。事物紀原文子。唐會要曰。天寶元年三月十日。李林甫奏。文子號通玄真人。詳見統宗廣記。文子。然希子註。姓辛。名研。字文子。周平王時。葵丘濮上人。其先晉公子也。嘗南遊范蠡。得而事之。老子弟子也。著通玄真經。文子徐靈府作通玄真經序曰。大道不振。其來已久。微波尚存。出目諸子。莫不祖述道德。彌縫百代。文子者。周平王時人也。平王問文子曰。聞子得道於老子。今賢人雖有道。而遭淫亂之世。以一人之權。而欲化久亂之民。其能庸乎。文子對曰。道德匡邪。以為政。振亂以為理。使聖德復生。天下安寧。要在一人。故積德成王。積怨成亡。而堯舜以是昌。桀紂以是亡。平王信其言而用之。時天下治。然安危成敗。

匪降自天。在乎君王任賢而已。故聖人休休。為天下孩其人。同於赤子。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。非欲有私於己也。其書上述呈上帝。窮興亡之兆。次序道德禮義衰統之由。莫不上極玄機。旁通庶品。其旨博而與其詞文而真。故有國者。雖淫敗之俗。可返正。樸於太素。有身者。而患累之質。可復至命於自然。夫矣哉。君子不可不劇心焉。洎我唐十有一葉。呈帝垂衣布化。均和育物。柔懷庶邦。珠俗一軌。故在顯位者。咸盡其忠。慕幽居者。亦安其業。靈府以元和四載。投蹟衡峰之表。考室華蓋之前。迨經八檢。夙敦撲索之風。竊味希微之旨。今未能拱默。強為注釋。是量天漢之高。邀料滄溟之淺深者。亦以自為難矣。牟嶽陵陽集文子序。禹受計于會稽。會稽者。會計也。武庫計壽山。因計然。嘗度地于此。而得石。然其義固有所本。范蠡師計然。見於史記。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。其書曰。文子者。有與平王問答語。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。則誤甚。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。李暹所註乃十二篇。疑不能無附託。其間或謂子楚之平王。楚越相強。平王時楚事日非。子胥既奔吳。而計然亦去楚。問道適越。耶。不可考矣。南谷杜君辨傳。而為實恬靜。而疏通。其能可以用世。而其志果於避世。雖嘗領開臺瓊館。亦復舍去。築披雲之菴於計壽山上。燕處從容。取文子書及其事。

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

十一

之散見他書者。會粹而刻之。三代古書遺迹。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。真山林一大奇事。予觀自昔財計之臣。鮮有能自全者。計然之策。范蠡器用之於越。十年生聚。既以報吳。乃飄然遠引。竟免於馬家之毒手。而圖謀相傳。計然乃神仙得道之人。又不但全其身而已。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。夫善計不用壽算。此豈區區廢居操縱。從事於鞭算之末乎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不貪儉且貴。不以不足奉其餘。生財而不有。成功而不居。若是者。蓋幾乎道。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。而世之墮利專利者。往往違天時。竭地力。自謂以心計析秋毫。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。祇以自貽殃禍。覆轍相尋。曾莫之悟。可嘆也。南谷嘗註老子。得其宗旨。又梓此書。俾與師說並行。其警世切矣。學者合而觀之。可也。雖然。書徒糟粕。曠洞遐想。沈冥虛澗。胃中係累。雲掃霧除。豈不快然者哉。又安得從南谷君。登壽峰。望玄壑。求鳩夷子。所以泛湖之處。文子續義。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。尊師也。比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。故不敢自有其名。書十有二篇。凡一百八十八章。道堅不撥。淺阻隨義。析之。增八十一章。別有其旨。題曰續義。以便觀覽云。為總意。林文子十二卷。周平王時人。師老君。先唱者窮之路。後勸者達之源。函聖於古。而函先弊。剛強者死之徒。柔弱者生之幹。立井而飲。耕田而

食不布施以求德。不高下以相傾。此古人之德也。河不滿溢。海不湧波。景雲見黃龍下。祥風至。醴泉出。此聖人順天道也。晝冥夜光。山崩川涸。冬雷夏霜。比國之將亡也。水濁則魚斃。政苛則民亂。上多欲。下多詐。冬日之陰。萬物歸之。而其使。卑陶喙而大理。天下無虐刑。何責言乎。君子猶射。差比毫末。於彼存文。神者智之淵。神清則智明。智則心之府。智公則心平。精神難清而易濁。猶盆水也。清之終日。乃能見眉睫。不過一洗。即不能見方圓也。量腹而食。度形而衣。節乎己者。貪心不生。山生金。反自剽。木生蠹。還自蝕。人生事。還自賊。使信士分財。不如探筭。使廉士守財。不如閉戶。全封有心於平。不如無心之不平。善游者必溺。善騎者必墜。上學以神聽之。學在骨髓矣。中學以心聽之。學在肌肉矣。下學以耳聽之。學在皮膚矣。鐸以聲自毀。膏以明自煎。一淵無兩蛟。有必爭。得鳥者羅之一目。一目之羅不可得鳥。欲致魚者。先通於谷。欲來鳥者。先樹於木。水積而魚聚。木茂而鳥集。目見百步之外。不能自見。其皆水之勢勝火。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。金之勢勝木。一刃不能殘一林。土之勢勝水。一塊不能塞一河。虬馬在廐。寂然無聲。投筭其旁。爭心乃生。農夫勞而君子食之。愚者言而智士擇之。日月欲明。浮雲翳之。河水欲清。沙土穢之。藜藿

欲茂。秋風敗之。人性欲平。嗜慾害之。漚溺者以金石。不如尺索。花犬早者。不須霜而自落。入水。憎濡。懷臭。求芳。不可得也。乳犬噬虎。伏鷄搏狸。治不能銷木。匠不能斷冰。金石有聲。不叩不鳴。蕭管有音。不吹不聲。事者難成。而易敗。名者難立。而易廢。往古來今。謂之宙。四方上下。謂之宇。孔子無黔突。墨子無煖席。非其貪祿慕位。欲為天下除害耳。獸窮則觸。鳥窮則啄。人窮則詐。人主之有民。猶城之有基。木之有根。根深則本固。基厚則上安。屈寸而申尺。小枉而大直。聖人為之。今人貴不許其大功。而求其小善。失賢也。貴則觀其所舉。富則觀其所慾。貧則觀其所愛。霸王之道。扶義而動。尊其秀士。顯其賢良。百姓開戶而待之。清米而儲之。不義之兵。至於伏尸流血。而不伏也。冬日之扇。夏日之裘。無用於已。則主塵垢。柳宗元某辭。文子曰。姓平石胡。字文子。號曰計然。卷上。羅上人。范蠡之師。文子書十二篇。其傳曰。老子弟子。有徐靈府。又有李道訓。注。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。其辭時有若可取。其指意皆本老子。然考其書。考即考字。蓋駁書也。其渾而類者。少竊取他書。以合之者。多。九益子。算數家。皆見剽竊。堯然而出其類。重云。地首。先山高。或作先。其意緒文辭。又互相抵。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歟。或者眾為聚。鯁以成其書歟。

永樂大典

卷一〇二八六

然觀其往往有可采者。又頗惜之。憫其為之也。勞今刊去。謬惡亂雜者。取其似是者。又頗為發其意。藏於家。為去聲。考古質。純論文子。非周平王時人。大慶近觀文子一書。九一十二篇。謂之通玄真經。猶莊子所謂南華真經。列子所謂冲虛真經也。其書大半多載老子之言。或謂之老子弟子。是也。而其序乃以為周平王時人。按史記貨殖註。萊駟曰。計然。葵丘濮上人。姓辛。字文子。其先晉國亡公子也。嘗南遊於越。范蠡師事之。文選。曾子。建求通親親。表引文子曰。不為福始。不為禍先。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。而李善註云。范子曰。文子者。姓辛。葵丘濮上人。稱曰。計然。范蠡師事之。又北史蕭大圓云。留侯追躡於松子。陶朱成術於辛文。然則所謂文子。乃春秋末人也。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。吾聞子得道於老聃。云云。注家謂平王為周平王。故其序遂以為周平王時人。夫春秋起於魯隱。正周平王之時。是為春秋之始。范蠡事越子。可踐以滅吳。是乃春秋之末。前後相去二百餘年。乃謂文子為平王時人。可乎。况其書第一卷。又載孔子問道於老子。老子曰。正汝形。一汝視。天和將至。是則老子與孔子同時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。又其書上仁篇云。伯樂相之。王良御之。王良與趙簡子同時。亦春秋末年也。然則謂為平王時人。豈不誤歟。曰。孔子與老子答

永樂大典卷一〇二八六

二十三

問。其為同時固也。如上文之所援引。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。而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。似真誤矣。但前史所述孔子。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。如老聃。則莫推其始。止云姓李。名耳。字伯陽。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嘗觀遷史。周紀。幽王時。三川皆震。伯陽甫曰。周將亡矣。注云。伯陽父。周柱下史。老子也。及幽王立。褒后。太史伯陽。讀史記曰。周亡矣。云云。由此而觀。則太史伯陽。即老子也。固已見於幽王之前。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。又似非誤。况孔子竊比於老彭。說者謂老聃彭祖。夫彭祖。堯臣。綿唐虞。歷夏商。則老聃之年。遠史謂其修道以養壽。或者生於幽王之前。而綿歷春秋之季。亦未可知也。更俟智者質之。席上舊談。文子有默希子註。愚觀文子首章云。非有道不可言。不可言即道。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。若合符節。文獻通考。李暹註文子十二卷。晁氏曰。右李暹註。其傳曰。姓辛。葵丘濮上人。號曰計然。范蠡師事之。本受業於老子。錄其遺言。為十二篇云。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。唐志錄暹注。與今篇次同。豈暹析之歟。顏籀以其與孔子並時。而稱周平王問。疑依託者。然三代之書。經秦火。幸而存者。其錯亂。參差。類如此。爾雅。周公作也。而有張仲孝友。列子。鄭穆公時人。而有子陽。魏牟。是也。李暹師事僧。般若流支。蓋元魏人也。周氏涉筆曰。文子一書。誠如柳子

厚所云校書也。然不獨其文聚斂而成。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。氣脉皆不相應。其稱平王者。往往是楚平王序者。以為周平王時人。非也。陳氏曰。按志有文子九篇。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。而稱周平王。問以依託者也。又按史記貨殖傳。徐廣註。計然。范蠡。師名。鉅。裴。駟。曰。計然。葵丘濮上人。姓牟。字文子。默希子。引以為據。然自班固時。已疑其依託。况未必當時。本書亦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。尤不可考信。墨希子。注文子十卷。晁氏曰。墨希子者。唐徐靈府自號也。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。朱玄註文子十二卷。晁氏曰。唐朱玄注。歿。府言一篇。或取默注補焉。高續古子畧文子。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。李暹訓注十二卷。天寶中。以文子為通玄真經。文子為老子弟子。其辭指皆本之老子。其傳曰。老子弟子。雖其辭指。柳子厚以為時有若可取。蓋較書也。九益子。數家皆入剽竊。文詞又牙相抵。而不合人。其損益之與。或聚斂以成其書。歟。乃為刊去。謬亂。頗發其意。子厚所刊之書。世不可見矣。今觀其言曰。神者智之淵。神清則智明。智者心之府。智公則心平。又曰。上學以神聽之。中學以心聽之。下學以耳聽之。又曰。貴則觀其所舉。富則觀其所欲。貧則觀其所愛。又曰。人性欲平。嗜欲害之。此亦文子之一嚮也。黃氏曰。抄文子。文子者。

永樂大典卷萬言八

云周平王時。平妍之字。即范蠡之師。計然。嘗師老子。而作此書。其為之注。與序者。唐人默希子。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。然偽書爾。孔子後於周平王。幾二百年。及見老子。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。先能師老子耶。范蠡戰國。今又安得尚師平王之文子耶。此偽一也。老子所談者。清虛。而計然之所事者。財利。此偽二也。其書述。皇王帝霸。而霸乃伯字。後世轉聲為霸耳。平王時。未有霸之名。此偽三也。相坐之法。咸爵之令。皆秦之事。而書以為老子之言。此偽四也。偽為之者。殆即所謂默希子。而乃自匿其姓名。與其序。以稱唐明皇垂衣之化。則其崇尚虛無。上行下效。皆失其本心。為可知。明皇之不克終。於是乎兆矣。豈獨深宮女子。能召漁陽鞞鼓之變哉。書之每章。必託老子為之辭。然用老子之說者。文衍意重。淡於爵蠟。否者。又散漫無統。自相反覆。謂默希子。果有得於老子。吾亦未之信。今畧類分其說。如稱為愚者。生姦。此法家之說。政勝其民。下附其上。此術家之說。國之所以強者。必死也。此兵家之說。而上德一篇。又全引諸子譬喻語。九其散雜。類此。既曰道滅而德興。又曰道之中有德。既非仁義矣。又曰治之本仁義也。既非禮義矣。又曰不知禮義。法不能止。允其反覆類此。而其言之偶合理者。有二。曰不法其已成之法。而法其所以為法者。與世推移。曰自天子至。

於庶人。四體不動於事。求賸者未之聞。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。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。尚賢者廢惑之原也。曰去思慮。舍聖智。外賢能。廢仁義。禁森偽。則齊於道矣。國朝宋濂文粹文子十二卷。老子弟子所撰。不知氏名。徐廣曰名鉅。李暹曰姓辛。蔡丘濮上人。號曰計然。范蠡師事之。裴駘曰計然姓辛。字文子。其先晉國公子也。孟康曰姓計名然。越臣也。蔡謨曰計然者。范蠡所著書篇名。非人也。謂之計然者。所計而然也。顏師古曰。蔡謨誤矣。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。計然一名計研。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。倪與研然。三音皆相近。故訛爾。由是觀之。諸說固辨矣。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。予嘗考其言。壹祖老聃。大祭道德經之義。疏爾所謂體道者。不怒不喜。其生無慮。寢而不夢。見物而名。事至而應。即載營魄抱一。專氣致柔。滌除玄覽也。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。先遠辱而後求名。故聖人嘗從事於無形之外。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。是以禍患無由至。非譽不能塵垢。即知白守黑。知雄守雌。知榮守辱之義也。所謂靜則同虛。則通。至德無為。萬物皆容。即道常無為。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。萬物將自化也。所謂道可以弱。可以強。可以柔。可以剛。可以陰。可以陽。可以幽。可以明。可以近。表天地。可以應待。無方。即道冲而用之。或不盈。淵乎似萬物之宗也。其

他可以類推。蓋老子之言宏而博。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。儒墨之言。以明之母。恠其駁且雜也。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。具載於書。絕與此異。予固知非者是書者也。黃氏屢發其偽。以為唐徐靈府作。亦不然也。其始文姓之人。祖老聃而託之者歟。抑因裴氏姓辛。字文子之說。誤指為范子計然。十五卷者歟。元吳萊淵韻集文子。大道終自然。王家始多難。益人不在賢。卜鼎年已半。

鄒子漢志鄒子四十九篇。名衍齊人。為燕昭王師。居稷下。號談天衍。隋志鄒子一卷。其書多論漢人。恐是問甯。玉海漢志陰陽家。鄒子四十九篇。名衍齊人。為燕昭王師。居稷下。號談天衍。鄒子終始五十六篇。師曰亦鄒衍所說。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。而作恠迂之變。終始大聖之篇。十餘萬言。其語宏大。不經作主運。到何列錄鄒子。古有五運篇。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。顯於諸侯。為總意。林鄒子一卷。欲知其人。視其朋友。疾敬在田。良苗無所措其根。佞邪在朝。忠直無所容其身。寡門不入宿。臨觀不取慶。避嫌也。唐陳拾遺著鄒子。大運淪三代。天人罕有窺。鄒子何道。鄒曼一作漫。說九瀛委。與在已千載。今也則無為。一作推。接子史記慎到傳。接子齊人。學黃老道德之術。

劇子史記荀卿傳劇子之言注索
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

永樂大典卷一萬二百八十六

二十六